



尚郭先生文集

自四編

服部文庫
イ 17
2019
19



117
2019
19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四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序

論語徵集覽序

守山侯好學也昔嘗猶及物先生立業之日庶幾既
切而無何先生逝矣則恨不相見然前此侯乃既聞
故平文莊成物子學聘召以為師厚禮卑己謹聽
其業而無何文莊亦
然侯之恒業所庶幾

107 7-28 (19)

篤好不渝歷年益修
謂物先生經義遺言厥既
所成無先乎二辨論語徵焉於是取論徵專乃攻修
有年精覈之極遂復比附諸家集而覽焉侯之琢磨
之功蓋自修也然亦因此遂俾人切磋其業則可謂
道學也夫惟物先生立業也嘗謂二三子曰詩書雖
缺孔子所折中可知而夫子信而好古所為其徒語
者蓋亦述先王四術而已未嘗別有所作而其粹焉
者曾論是已故不律先王之道而作其說者非孔氏
之遺也奈何諸註家倍經任意大義由此多違而古

之道不明然說者猶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猶
且至於戾而不通則時亦如釀求售已意君子蓋有
所疑苟暗乎辭俾人無由得開內焉此焉不辨先王
孔子之道幾乎荒矣是作徵徵諸古物先生專獨所
發揮也而其所以本文不具及諸註取舍古言徵否
率皆略發其緒不必規規焉盡言者固且以為夫既
專徵古耳學之徒無與焉夫唯篤學之士亦皆孰覽
諸家博涉古今其素業乃爾而後聚訟之餘蓄疑已
多乃復取決於此則庶亦知吾說有徵爾是徵之所

以片言折之也雖然改而望身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而初學後生及此鮮矣其勢雖輯不得不廣見端不知見本分本分而理班班具前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粲然白黑矣達者尚為愉快而况初學後生率亦因此切磋就業則徵之有功於學者侯之所以廣業非獨篤好物先生所立焉而已是之謂道學也蓋侯為茲厚於後世云喬既與社盟文莊逝後乃得見侯時時復有見問而愈見侯之篤好不渝歷年益修矣今茲集覽之業既成書矣凡二十

一卷侯乃命侍史為對及覆校讐而鐫藏焉復命喬俾序其由即亦具侯之所列矣若夫宏才博覽園囿六藝場圃古籍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深造之功所適乃逢其源者其在其人與其在其人與

大東世語自序

我中古時自北藤氏世官阿衡膏梁華腴莫非族類肺附之籍閱之胄猶尚夤緣然後得廁其間諸附離之者倚其薦擢或因姻婭而取驪仕其他庶姓之踈無敢企望青雲一切甘心坐中而已於是一時

濟濟焉跨踣臺閣之上者冠！其世資格異門而中
間三四百歲俗為一家矣豈啻若晉代生謝琳琅芝
蘭別自為風者哉而其情恊令言中韶音亦且體
氣所移養物精所多用蓋有自然而然者也地之相
去也萬有餘里世之相後也數百餘歲何其雅尚標
望之相似也余昔壯也旁讀家乘所記有感於此其
情言殆近韶令者乃且隨見摘收既已刪潤以屬稿
矣中遭冗劇棄而不卒其稿亦從散亡謂稗官鎖碎
奚足熱真爾來幾四十年忙然遺忘不復為意比歲

衰病相薄萬事已矣若夫修辭居業邈如隔世偶見
小子曝書忽得此稿於廢簾中即取而視之心目再
新如出他手反覆間玩足消長夏仍重綜理姑假臨
川氏標目選次附之遂令小子繕寫焉亦可以自供
笑樂也本因事而附標不援標而選事故亡者闕焉
竊竊依倣非吾志也序以語小子

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

往者根伯修與神君籙俱遊下毛足利學足利之藏
昔稱石室中遭散失而塵塵 今海外後世所

不傳異書猶多矣君彛乃與

言按七經天子而

還考文既刊行於世矣伯修與功爲多矣而又伯修所寫而還皇侃論語義疏卽亦海外後世蓋無傳焉據馬端臨考乃目論語疏十卷而晁氏云梁皇侃引衛瓘某某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又云皇朝邢昺等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判定而撰正義正義因皇疏則然也未知馬氏所考卽所親覩而云歟抑將徒耳所傳而勦說歟夫邢疏出而後亡幾程朱諸氏經生之學

紛紛輩出雖別成家弁髦舊傳於其所按皇本異同無一及焉者泯焉可知况復後繼無覩而非宋說者時乃益遠其書不傳必矣獨焦弱侯云公冶長辨鳥語具論語疏以駁楊用修其他匏瓜爲星一二若觀皇疏者然不可以一信百道聽相傳文獻不足徵也因此視之海外後世今亡矣夫要之世好事唯新是貴乃積薪之情率以後世爲尚而作者不厚亦不欲存其舊宋人之弊乃爾則蓋邢疏出而皇疏廢矣廢以至亡無聞焉爾亦其勢耳

此諸他正

義既屬丙科皇疏雖詭按證行

決寸有所

長兩立而並行非過存也焉可附之鳥有氏哉惟我
皇和神明扶持物亦與世代永久於是可知也唯是
足利之藏我不可保今而不傳後世恐復散失是可
惜也乃伯修氏之志如斯則鐫刻之舉其可緩歟近
有請鐫焉者伯修既再按以授之矣此舉也余惟非
獨海以內行既弘矣即傳之海外而俾知吾 邦厚
固有關文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國華哉乃復伯修
氏志余亦喜其足以酬焉遂為之序

孫子國字解序

今政寄軍令焉故克成至治則其武也在邦必講在
家必講戰鬪不可不習古之道也古之稱師旅而存
于今者數家修之者率自孫子初云方今上下莫不
欲聞其說者而談者之難也難夫辭之異俗乃亦至
東之閣上而不得窺焉此解也物先生中歲之作爾
當其博業之時旁及所至緒餘以修之還復執今御
古假此會彼而異者同矣難者易矣古者若未始自
知其俗之殊域與其世之異

壽莫焉且

孫子亦閱廓深遠也論兵術

尚哉古之

遺也唯是古來諸釋家間亦不習兵往往以揖讓之
言例視其辭蓋弱其職矣未能卒其義也物先生乃
比而正之義之易惑者始明而旨之難得者始顯而
後言意不可盡者盡矣且學者說古之以空言論焉
者時或強軋義苟不中未必有用則亦止害於事而
已戎大事也其所取以施設於用動乃謬方以圖豈
可乎哉則亦不厭諄諄焉是物先生之意也

猗蘭滕公六十壽宴序

年紀寬延歲次庚午猗蘭滕公壽甫六十矣華誕之
辰本在六月燕喜之日前用上春公秉職久參兩
朝之政輔治既敷必世之仁躬履行年化耳順庶事
聞明率由於舊章稱孝先之故老是以良弼作礪之
望時已益切康侯錫馬之榮日月蕃庶况夫群公諸
伯同位敵體之交府僚門下繫龍附鳳之屬使客接
踵玉帛盈庭申慶其德之彌劭稱願其禧之延長莫
不至矣固可知也而公之享福人所羨者莫如多
斯男盡是象賢令子女六為

官紹焉是

日也群集一堂人奉萬祉

相理觴而

愉色琴瑟在御冠笄滿前且公文德所育才美相紹
雅歌永言篇章成什亦皆致愛自盡不付他求若夫
芳鮮清醑玉食之珍綺筵續器華堂之飾固自維辟
之常而不違稱也加旃條風協時令以徐至天日待
春和而愈輝吹玉樹乎交開照白華之並潔公乃怡
然臨座陶爾舉杯膺其雍熙飽其孝養可謂人倫至
樂侯家盛歡矣喬猶幸犬馬之齒瞻印松栢之姿前
已再進賀辭今而三遭令節茲雖老矣可無言哉重

序嘉祥永冀朋壽聊託九如之祝綴以六韻之詩

本州綱目考異鈞衡序

向元秀既受醫業于鹿門先生因又時來從吾黨問
文辭夙歲好學務讀群書嘗疑李氏綱日本州多已
舛駁又且紹鹿門先生之志乃開藏校正其謬不一
遂錄其所見考異鈞衡若干篇詳具凡例元秀既立
醫門日待病者診脉投劑非有暇給乃以寢食之餘
矻矻從事於此十有八年業既成矣勤亦至矣夫正
書之業難矣哉訂人既再成

孰矣

吾從其後就師曰大成曰如曰臨生

乎天地之

大全也非有自發終古受其黜陟一難也學者必將泛覽然後方見其不合也唯是以彼正此取多補寡衆人所爲吾亦爲之誰不能者哉然彼不必是寡不必非苟注錯之不當所求不一而置顧夫群籍博而寡要如入大圃泛探雉兔之叢窟目倦心疲而中輟則盡棄前功二難也得本則易固據問異則有確證而古今邈哉若隔洪荒經籍散佚遺篇轉訛有無相奪得失互生如溯衆流而窮本源就多岐而尋大道

嗚呼殘闕之餘吾誰適從三難也闕疑者聖之所訓無徵者雖善不信方其遍搜旁索絕無見於外者數存闕疑則嫌乎聞見不多苟徵吾臆則恐復鑿垣殖蓬也於是必將因有叩無責僞覓真如臨淵投餌披砂簡金至必無而後已四難也彼此相比既已擇善而後定以所明猶且衆說紛拏移是易惑吾在繩墨之外以為權獨以己言斷乎而人善之然前之所是後復爲非昔者昭然神者先受之乎今日昧然不神者求乎是必所不免也如虛

問非靜

止之至不能徹五難七步

所為幾乎

執戈入室而貴耳賤目衆習難化糝糠之子俄遇芻
豢稻梁矐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吾必將博學之審問
之慎思之明辨之固執之然後吾有左契以折聚訟
亦非學之精積之久不能也雖然是非唯為久亦為
古人非唯是也其間博涉所及得益於已何啻百千
元秀好學立志有如此者此書將行也論刺中否噫
其自有公論久而論定定而後雖稱之曰李氏忠臣
可也序以應其索

靜餘選序

詩問之文字外者吾不知已今且以吾道視之有物
有則詩雖言哉言而文文辭家所物古人既竭心思
為之然後為之規矩為之繩墨乃施之橫目之民而
不曲不邪其則不可勝用也十洲師之選意其在斯
乎師雖遊方之外其所好詩也詩而為則唐人既盡
之矣後世酸餽之毀或為學士大夫所排不善學焉
者已學此則可以免焉是亦十洲師為其徒厚矣師
之徒與師同好者既多夫非和

又且以師之所好與師之徒游

引運之舉

不可布之世哉師自京師遠寄示余且請附序余受而披之則諸老序有焉若夫言師及其道則諸老既已詳之余乃唯以吾所視附以此言

醫官玄稿序

事不師古古人所非今世學者莫弗知而言之者然書有古今道亦隨而遷矣苟從其所遷而視之載籍雖多若求馬於唐肆而末學膚受既且不得乃不達其意而師悖遂至曰何以鄭人市履信度不信足生

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在我而已闡然媚於世以為智效者則為古可廢也不知權衡懸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今所率由既在舊章中而不自知則亦弗深考而已不博不可考不考不可擇不擇不可精不精取之不約既博矣既精矣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觸機應變術智日生源委混混用而不竭是為得焉其在其人與鹿門先生所以有玄稿也鹿門先生望君君彥與余相識既且四十年矣昔嘗謂余曰吾家先世業西自國初

實於朝祿

高曾相承至今子孫沾被

矣竊惟

國家誕敷仁德含生之物莫不被澤則吾儕疇人晏然世祿譬猶鱗介巨小容裔洪海之中多不為濫寡不為乏雖然無功而食君子所耻雖無素餐之責吾豈可坐糜廩祿乎方技雖小亦我所傳因竭其力而萬一供濟世之用庶亦以報國恩顧惟業由學精學自博始夫吾方技家之書亦多矣而古今不相得如存如亡吾願悉取吾家之書博覽遍考得其所歸而後止是吾素志也非獨吾素志吾家先世以來乃

欲以此報朝恩是其所訓也唯是家貧累多不能如意聚書為憾焉吾今食藿衣褐恐免饑寒耳而後升斗餘祿盡充書費務償宿志庶亦可也立志如此於是積學累年所見漸廣矣既而輦轂之下自公侯至士庶求治者愈衆乃出其所習試用不虛見驗益多無幾朝野翕然信其折肱績庸昇聞元文中特命與藥局事又數選醫官命校秘閣方書望君與焉皆能竣事受賜褒賞尋入列侍醫拜爵接遇優渥以其宿志命令縱購海舶來之書日事下崎陽歲乃

南齊書四編
輸之其藏大富矣

德廟退遷西城也仍復隨侍夙夜數年至上賓之後出就外班於是又謂余曰吾嘗欲聚書得矣欲闕秘閣得矣居室苟完家藏既富皆莫非上恩也今又少有官暇抑宿志可償之時也而自顧年僅半白衰如八九十人且俄遭國哀精神殞喪又適有裕病今乃奮然欲遍探金匱遂其志安可得哉是命也夫命也夫博已不可得不如約以守之嗚呼吾觀古先之遺蓋金元以來傷之吾欲考中古以上雖闕哉

尚有其書存焉此著玄稿姑論所見而述其要旨非必弘行之世是且續吾祖以貽孫謀上以報國恩下以垂家訓雖不足償宿志如是乎死可瞑而已子之相識已久矣得子之言足以徵之矣請為吾序焉余受讀卒業乃曰既是博之餘而所見亦精矣與夫固陋寡聞局於一家者異矣既以試用數歷取驗然後言之也與夫臆論懸度假飾一書者異矣有是哉通貫古今得其要旨班班可見至其據此周於用而援於古而不悖於今蓋真在其人乃知之也夫六氣

南齊集四編 卷之四
五情古猶今則今猶古古果不可廢也

玉山集序

治世之音大國之風徵之古今蓋聲詩之爲道則然然詩志也志小則區域自畫學局則識量爲窄拘拘者與何足與言詩必也狂簡嚶嚶稱古之人然後可以鳴其盛矣積中發外是唯在其人則爲不易遇爾余既與熊本秋文學子羽驩焉稍益親則知其爲人磊落不屑一世斯集也文學之詩而其徒所爲輯近將行世余乃得與寓目焉其詩豁達而有法亦若其

人夫 昭代升平百有餘年海內歌詠莫非雍和之音固也能本封畛於肥肥大國也宏器輩出相鼓而鳴莫非怏怏之風亦固也况今其君好學文學相輔唱之則杞梓巨林大國所出波及海內是文學爲職固任其責他邦亦來取法庶幾從斯始若夫學識遠大具於文章雜著者雖族之嗣出既乃推類可知姑且爲序敢贊盛事云爾

周南文集序

君子爲學其成已也得矣亦能成物也益大矣君子

言志誰不謂曰居則不吾知如或用我則願有所以
哉亦其遭遇之異時風俗之殊居天之命我無奈之
何而已世不興道賢者隱山林之中獨自善其身而
已非大得也夫既有時矣夫既擇居矣猶將其人誠
之不至何以得取信上下使物嚮其化哉故曰誠者
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不誠無物合外內之
道也是其相須也有良田美地而待雨露之時然後
磁基可施也吾友周南縣次公蓋嘗受其家學弱冠
講業東都會物先生修古業之初次公至則與滕東

壁乃入其室贊成其事也幾物子之學隆興四方踵
至鑪錘所及稱多得人遂至海內鑽仰言其學者至
今不絕則次公之爲有力也次公前既業成辭歸長
門會其君好學乃欲設學校益崇教化次公歸則與
故老師傅贊成其事也幾泮水之宮巍然中國然後
藏書設教使生徒修息於其間俎豆之容絃誦之聲
俊秀濟濟日將月就虛而入實而出者自其國中施
及他邦遂至未數年身通六藝者不可勝計率長門
闔國之學者可兼兩都諸國相抗衡矣至今他國來

取法稱仰俗美則次公之為有力也是其大造於西也其化雖及天下可也茲惟次公遇物先生時也遭其君興學亦時也而長門俗敦趣學易道居之得也不然次公之學雖已成誠及其成物豈能如是大乎哉亦唯天之命次公俾其單厚如此次公既沒其徒以遺集示余先是次公臨病革作書貽余亦託其遺文之事也久要不忘謀及耄夫余乃泣受之潛然卒業速反其徒相勸上木斯集也文之教也次公所得可觀乃今傳之通邑大都言之文行之也益遠矣大

乎哉

豐城集序

斯集也莊子謙所遺詩若文其沒後社友相與為校成書凡若干編余乃受讀泫然掩卷而嘆曰嗚呼時哉仰不愧於古人俯無憾於後世儼然一名家哉子謙少學京師其來見余也學已成矣文章之業斐然自裁即從余遊亦以一日長而已然後三十年予何言哉因惟世之師儒悅人之卑趨事已因復多其訊言我其中戴翹須厲色居居然自稱大師事之者承

顏之不遑避席隅坐仰其聲欬似不息者師既自封以之飾嚴弟子將謂道之尊如此耳不知親其師樂其友以域進以域退蓋猶若也余既愧其如斯又且自省素拙而惰自成猶將不暇况能諄諄誨人哉故與余遊與之委蛇立不教坐不議假令有不言之教亦唯其人自心成也何有於我哉非獨子謙三十年來余之所友諸子莫不豪傑自命者夙已異凡世之撰至其學博文精相視而善亦皆無所仰待故能自致也於余多受起予之益則有之矣故雖日漸老猶

且自勵樂以忘憂於是自外窺之猶疑有異聞乎如使我謬有育英之稱亦唯諸子之錫光也余猶及知六七十之前時之先進非不勉焉而及乎其所著其所見陋習未化言不成章以今視之覆醬不啻五尺童子愧之焉知有今之業哉竊惟昭代文化之所陶鎔中間諸老先生若吾物子者輩出學之所由得其道也因此視之非獨吾友諸子當今後生自吾所不見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蓋時也天功而已誰敢貪其有為己之力哉故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四
進吾往也子何言哉是喬也亦物子之教也偶有感
於子謙之業因序此言使後進之士知學之有所由
其道在自致也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四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五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序

贈熊本侯序

熊本侯惇學修文留意政事其國封疆固大矣既庶
固繁矣侯自嗣立來乃思益致富彊繼之以文之教
於是設學校勵其俗由是欲求其風之所以益厚其
人之所以益殖者以至上下相安國體永固益其志

也。以喬之迂僻少睹，載籍之事，謬謂芻蕘，邇言尚或
有察。燕間之次，顧有乞言，而喬小人固陋，乏游觀廣
覽之知，偶其所讀，近小而已。安敢與識人之家國遠
大之道哉？固辭不敢，且其所以不敢者，喬常竊疑世
之儒士喜多言經世事，其以其款啓偷窺古今一二
所跡，乃適適然顧世之不習者，惟已有之乎？然其人
藿食弗與朝內焉，未嘗秉一職而通事於尹伯百司
大夫之列，制命所出事典，所分禮俗政事，教治刑禁
之逆順，都鄙官府九賦九式之繁，吾焉能知之？未嘗

臨十室之邑，民之情僞，土之豐儉，貨賄所入，國用所
儲，吾焉能知之外焉？未嘗游列國諸侯之竟，疆場之
事，一彼一此，四國之好，故其士大夫之族，班位貴賤
能否，吾焉能知之？會朝述職，通好聘問，軍政所令，簡
書所守，吾焉能知之？土田山林，隰臯衍沃之所，在賦
者，吾焉能知之？則言者不過務崇紙上之論，而求人
之知己爾，不知國自有俗，土自有物，人情所以安風
俗，所以習。今且嘗試以一鄉一國言之，山海沮澤，廣
谷大川，必將因天地寒煖燥濕剛柔輕重，器城衣旅

異制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然後
度居民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方是皆履其事臨
其時親操其乃乃始可以論其割者也懸度理測之
言空文雖巧靜言庸違不及夫賤有司知效一鄉者
也誠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巫祝不越樽俎而治
庖人事也審矣是喬所以愧者爾昔賈誼在西漢之
初進策言時事天子說其所陳略施行矣及絳灌輩
迺毀誼曰年少初學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亦疏之不
用其議論者謂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
痛然以今追觀其時文帝玄默恭儉且畫一簡易之
政未可改也絳灌諸大臣在位質直少文相與守之
而誼輒恃頗通諸家書乘其年少英氣痛哭大息進
言其間然誼在朝未久履事未多則圖時之國執其
有未必詳歷者焉而其切於世者既行之矣其謂盡
用其言恐復幾乎擾事者其必有焉及改正朔易服
色制度及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示單于誠亦疏矣
他亦可知後世儒士之論率多類此以誼之才當其

時親見其世言之猶如是况後世乎況立乎此指乎
彼乎喬固辭不敢三侯曰雖然吾子試言之喬遂言
曰今夫世之儒士所藉口以夸者彼邦書之言耳然
即彼書察彼邦三代之道一壞秦漢以後國勢大非
也以天下供一人故驕淫之主相繼於上開倖進之
路以待臣庶故在位率皆苟偷有司臨民者以剥下
為績下亦以欺上為智其極至于上下相逃國非其
國民非其民日趨衰薄邦本易動且量其地勢則夷
狄相接四郊盈壘邊圉之策歷世講之而不能禦其

侵犯論其物土則土磽物糝衣食不給漕運艱澁流
移不救一遭災歲飢民無賴起成盜賊官吏望道而
不能禁其暴掠且秦漢以後文教武備分為二途故
冠裳之士踈賤武人麤暴羞為之伍武弁之子凌侮
書生文弱目以白面交互惡視不能相容虛飾相誇
文滅其質歷世有志於治者莫不曰欲興堯舜三代
之治也者然國制一背有名無實譬猶無其基而議
崇其堂構而已雖堂堂乎泐中國子何以施行之乎
哉抑吾邦則不然大和之氣豈不屹峙天地之

規四海為環內土厚地肥即自_方魚鹽牛馬六畜
以至金寶玉石世之所資人之所_亦互出相錯無國
無之猶且漕運便捷如取一家物不外求而上下皆
足民之蕃庶事之共給和協輯睦敦厯純固於是乎成
且當今國家依封建之制上正統於一人其餘以
均分萬國使各有寧宇諸侯受職各自南面以子其
民卿大夫士皆世祿分職心腹股肱既成國體日恪
位著以儆其官下至庶人工商群萃州處不見異物
而遷焉各守其業以共其上四海之內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朝朝有文告之辭置郵傳命夕乃至綏
遠之陬無夫夷狄伺隙之患上下安分官無躁進之
徒世祿之士廉耻自居無害人利己之志觀古今察
彼此至治之極復有如此邦者乎惟人情貴耳賤目
重遠輕近苟見他方之書俄聞他方之事不量可否
眊然以為彼必有善於此者是猶燭不照其跋然則
觀古今察彼此獨吾邦當今而堯舜三代之道可
庶幾矣其事乃書策所載昭昭乎仔矣夫邦俗純固
孝弟忠信雖具天性先王教化之典則文物纂

其緒遵其訓典者猶多矣。今依此之制，乃欲成三代之盛也。是學之所以講也。夫古之道，文教武備並行而不相悖，即其所以相濟也。有文德者必有武備，仁者必有勇，胡可相反？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剛柔之謂也。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先王耀德不觀兵，蓋戢其威震，亦為有所時動也。故不玩而已。晉文公謀元帥，庸敦四教者，使民知義安居，示之信，示之禮，一戰而霸，亦文之教也。夫吾邦毅然用武之國也，故今作內政，寄軍令，固無後世學者至文弱之弊也。

而文德以教之，則勇而知禮，亦無犯上作亂之患。今疾置學，修文則固善矣。若乃學校之制，良法可擇而取者，存於書傳，亦視時隨宜，乃可而已。惟以今量之，著作之任，秘閣之職，固已不得不萃乎一館也。博士司其事，以時教之，弟子夙夜強學，以待取，唯是學生苦乏書，則成器利刃之用，不可不多蓄焉。故藏書所待，弘之購募，求於四方，自四部九流，雜家小說，朝令所載，閭閻風俗，所存古今，彼此之行，秘隨得乃藏之，從其所欲學，寧寡用，莫如博焉。夫世經學分流，雖

有合否共存可備其尋源也文者不行遠之道經國
大業成然存矣亦不可不常講其用法焉今詩猶古
之詩也温厚和平士君子所養安得謂無益於事乎
夫既立造士成材之道學士各以語其鄉里鄉里亦
皆就閒燕居處好學於是慈孝於父母有拳勇股肱
之力秀出於衆者亦成立其間風尚所使在位亦皆
好學考其職序其業講貫習復然後人材日全國有
其人豈不華國乎文教之驗既如是夫大蒐古之講
武之道亦不可不習也而竊視今時弓馬劍槍達其

術者不尠習其技者維衆然亦一人之敵而已萬一
擱然授兵整律君作三軍卿大夫各帥教衛以軍旅
之征群吏各徵縣鄙上下共從戎事則必有坐作進
退疾徐䟽數之節若不時習則何以聞其鼓鐸鐃
之用何以知其旗物幟章之明是先王之法治兵振
旅所以預教也而寄其事於四時田狩馳逐之中先
王之術其法之周至也是亦文教之所修其所以相
濟者如是侯之留意政事大夫諸有司佐之受事焉
國既有其人則茂正其德而厚其財求而行之

其器用復何求諸其餘 國家世之所班告其國
祖宗之所貽厥亦皆修業命考其國職率由舊章者
固也凡事因則易成功何必更張今喬之所言亦儒
士常談而已矣既惇學其見於詩書者亦皆所嘗識
者也簡在疾心遂序之言謹以為贈

語田俊卿二孤序

田俊卿二兒一姊一弟也皆幼好學先是四年俊卿
攜來使見余且曰初以為童蒙今矣所求書非果李
且教女子無所待學男者始免懷抱已數與方名尚

未可教顧吾業所朝夕則圖書也已所左右則翰墨
也已竹馬繡毬貧家無幾即兒目之所習亦獨此物
也已一日膝下取其左右所有試授姊一子句讀順
承易入若天性然因亦喜好不舍遂以朝夕則弟者
從旁羨視不已就請共受殆如爭甘從是並授且使
其轉相傳習兩自相課視之晝間所習夜則相攻燈
下及就寢猶未輟且覺則背誦之聲發於共被中幼
心樂不弄他常以嬉戲及授先生書願見先生雖
皆未任勤弟子禮事長者姑且走以來見示持

姊年十二弟甫六歲秀穎可愛
去所習試之時
誦如流應答如響俊卿蓋嘗少以稍勵成業則督課
所至雖固殊異非其天性何以敏如是哉宜乎俊卿
欲竒乃子也
去年冬俊卿以病逝矣今年春二
兒亦將從母氏遠移家余乃憫然悲其未至成立忽
復藐焉為孤且俊卿嘗有為二兒乞言余心已許之
於是迎二兒見之先語姊曰學以才進才由學成固
然然爾有才而好學余慮爾成人之後不患爾之才
學不成患爾之由學見其才詩不云乎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古人祝女子不以有才期待何歟吾知之
矣夫女子有行依他成家則無貴無賤唯三是從其
所執巾櫛事之而終身者夫子而已矣其所孝事若
父母者舅姑而已矣其所佐夫子和睦親愛使敦以
和好者亦皆夫家兄弟親戚與其家人而已矣其當
於夫者善柔為先其所相須而成者無敢自專閨閣
不出外事不與何一見我才而用之乎且女子所
歸其親許嫁媒氏下達未始有自擇其對之道也所
耦夫子知其才與否未可必也凡
自負者瞻視

無才者不狀必生悔慢之心萬一幸失其婉順以
至夫妻反目謂唯學以為愛不祥矣夫今夫讀書
知古人德行亦為成己所守也學之所以尚也貞靜
淑婉為女德最爾行且知之若乃他日宜爾室家人
將稱曰某室有賢婦以成一家內則是爾之學之成
也恃才不必與焉姓名元龍因字曰含章弟名元鳳
又字之以成文且為語曰吾老矣閱世多矣常見世
人之子幼以小才技巧偶取夙譽父兄誇之親戚揚
之鄉黨友朋所至愛其俊髦不常兒遇則亦自以為

即天下大業可以唾手而收焉無幾見兮突而弁兮
出則稠人廣坐人人以其所聞與之夙譽既以偉器
屬目方其孫友視志時聞或有氈毼不奇衆皆失望
於羊公鶴然後使人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是無他
坐其童心未化乃爾嚮者父兄誇之親戚揚之鄉黨
友朋所至愛其俊髦不常兒遇也華則榮矣實之不
知偶在其夙譽之日以幼期之不常而然不知日月
不居既以長成而他人之求多責補不已然後或有
不足焉嚮者亦自以為即天下大業可以唾手而收

南亭集四續 卷之五
馬也銳進之心與輕慢成猶且怒怏父兄親戚見驕
自負易事驕逸由此生進則挾其威譽以交其居於
位其與先生並行欲速成之翩翩沾沾焉自喜多言
數窮數窮矣猶將退乃無務實無求益自欺愈成止
而為有虛而為盈然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君
子不可罔終亦自畫自安稍乃足以勝凡子弟上之
則止已容遂垂帶自長者觀之亦芄蘭之矣矣是之
謂童心未化也世人之子以小才致失之多由寵驕
往往有如是者矣不亦惜乎雖有良田美地鹵莽不

治何以望歲夫大丈夫處世任重道遠才之不可以
已也毅然立志固可大也既命以千里其足未展豈
甘為驂駒而局促轅下而止哉學然知不足因然後
能自反積德之厚聚業之多日就月將寧晚不安小
成苟而可得乎士能立志如是然後榮名可保大業
可收若恃彼苗之碩而秀而不實不及稊稗之成是
非唯可惜亦可醜之甚也爾姊弟今未至冠笄而吾
老矣不幾見矣故慮爾後願字之成入之道他日
時省吾言棄汝幼志勉之敬之庶有不墮乃父之志

又不使五言虛俊卿所乞也其夙譽於今所至無不
稱揚矣則固不待吾言矣老夫諱誦贈以規誨之言

歷朝詩纂序

守山黃龍侯所輯歷朝詩纂一百卷成矣時分古今
編斷前後歷朝者何我古及今也內辭也詩而言古
今何必漢唐恭惟我

古先聖王繼天而立時惟建事有視古訓於是乎禮
樂修文之治乃與外中州相抗衡焉隆盛之世中間
四百餘載上自朝廷下至閭巷咸懿文德其所發於

英華者著為聲詩蓋嘗盈簡中遭禮樂廢壞載籍散
逸太師所藏亦無可考今編古所觀采雖僅存乎温
厚之教其可知也唯是壞散之餘今而不纂恐至蕩
盡其遠而略焉者為是故爾然侯所以紹往事開來
者之意可謂有功乎

前朝矣及乎

昭代至治和平百有餘載文德之教誕敷四海於是
乎風雅之道復興洋洋之聲盈於朝野蓋所見與所
傳聞異撰焉近也且當今詞人才子日游藝苑一家

所詠動及千五百譬猶洪河混混平方至自非酌取望
洋無涯而今編所遠見萬取一猶向具美度越前古
數亦陪蓰盛之至也或曰詩不嫌貴賤同什今編截
然殆似爲微者割席古采詩者皆不其然曰後世詩
道既弘矣其制亦精矣雖由別才苟微積學之力未
易深造焉而大人諸貴既非學士書生專習爲業者
比也則以勢視之固當不可與之齊力並馳焉而今
編所列亦皆上乘奔逸非曩日諸博士家所能企及
也不有精練之功安能至此亦其惇尚好學之誠不

可掩爾昔者周原伯魯語不說學閔子馬曰夫必多
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如傳所云則大人
不說學從古如彼而今我諸貴學殖如此是其標示
之殊亦足以見一世之俗美也侯之意蓋在斯歟侯
既崇尚物氏學以喬嘗從社盛之後書成顧喬命序
然侯之序例既盡之矣不能贊一辭且陳人才朽既
非其任辭不得命惟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敢
冒僭妄更述作序得無勦說之懼乎

唐詩事略序

唐詩盛乎其世世亦以此成俗化人亦以此為事業夫言之易動物無近於詩所謂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厚人倫蓋已無愧為四始風雅之遺也上以此取士下以此顯名黜陟之典榮辱之遇人情之切關係亦大故一代風靡崇尚所至遂成萬古詩律之典刑也至今不改今乃追觀其世士子有以此得不虞之譽者則亦有以此招無望之禍者有以此理詐者有以此化暴者或有資為鑽入者或有居為奇貨者至

衰晚之甚則有假主文之道為罵吻之具以泄其怒者不啻三端可畏也是且亾國之音以世變矣非詩之罪也然詞人無行流弊至此亦不可不戒也唐詩編集類亦多矣然知事之所由以視其言之所成則千載之下情感頓倍余嘗讀孟啓本事詩有感於此而其書今有刊刻既行世矣其次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亦皆博洽尋訪搜索事之散見諸雜家者萃焉具矣間有孟啓書所不見者考編帙浩繁不可輒行且直取詩而不及事者什之九若其詩則有編集可讓

已余今略抄一書事言而見之庶亦可以中評唐詩者因此其喙長三尺歟序受之刊者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五

